

易

內

傳

易內傳卷之二

上經

師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貞如湯武征誅漢祖為義帝發喪討賊皆名正言順  
伸大義於天下文王繫師象首言貞而後及命將其  
義嚴矣丈人位兼將相者如周之周召方叔非起翦  
韓彭輩可當也惟貞乃可以任丈人無名之役良將  
所不從古來老成舉事必度於義之至當而後行管  
子相齊二十年未嘗輕動大衆桓未嘗命大夫為主  
將秦蹇叔諫襲鄭北門之役皆謂不正不可克人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正者天下之公理衆之心也而衆不能行惟至正無私之人始能因衆心之公理用衆以行其正禹數有苗之罪以告有衆湯武聲桀紂之罪以告諸侯是謂能以衆正師危事也惟聖王能以至安之道用之任剛中之丈人而行危險之大事不然其毒民不可言矣容畜長算也執言先聲也戒失律於初防輿尸於中小心也始也專任丈人勿使弟子得算也終也正功有命勿用小人遠慮也孰非至正之道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險在地之中也。及地上之水。險勢盡平矣。故師後為比。地靜而善養人。水險而能覆物。以靜藏險。則能盡險之利。制險之害。以農寓兵。則無事有險之勢。無險之名。有事有險之名。無險之害。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兵雖變事。無論奇正。皆以法無法則敗。故曰無能之將。有制之兵。不可取也。有能之將。無制之兵。可敗也。是以銳卒技擊。不若桓文之節制。春秋城濮之敗。得臣不奉君命。泌之戰。彘子不稟將令。皆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元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者明其居中專閫而有權也。大將在外與君遠隔，若非人主推誠委任，則內憂讒間，外慮旁撓，疑忌既深，動見掣沮，機每坐失，安能成功。夫將之不能成功有三：一在更代靡常，如晉以戴淵理河南，使祖逖莫竟其用是也；一中樞遙制，如岳飛任恢復而使之受命政府是也；一設監軍，如唐分遣李郭不立元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是也。三錫命者以萬邦託之丈人也，人主以萬邦為念，不得不為萬邦任人懷者，見聖王用兵之意，出於至仁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力弱志剛無丈人之才，妄受閫外之任，故至覆軍感

國噫高克何足惜可憫者河上之師趙括何足傷可悼者長平之卒大元功者不度力而邀功以辱國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非怯料敵觀變知彼已度進止也使三知左次之義寧至輿尸反乎 次有當次者伐楚次召陵是也。有不當次者救邢次聶北是也。不當次而次為失常。當次而次為未失常。兵以進取為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正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者養人之物有禽者竊發之有害於生民也前稱丈人尊之也尊而後莫之敢撓此稱長子親之也親

而後莫之能間。弟子者君之弟子，驕貴莫制者也。兵權貴一，弟子關預，則長子莫行其志矣。魏用曹真，敗於敵。劉裕以義真守長安，攘於赫連。人主以國樞授寵子弟，未有不敗者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賞功憫勞，一時之金帛，不可吝錫土分茅萬民之利害，不可不思。故不惜賞賚，所以盡器使之任，不輕假爵。所以為久遠之圖。邵子喻用人如療疾，用小人如毒藥，可一不可再用。君子如良藥，能驅疾而無毒。正功者必賞當其功，然後有功者心悅誠服，且有以

激勸從王之志舉事曰能以衆正賞功曰以正功始  
終以正而已專任長子曰懷萬邦勿用小人曰必亂  
邦終始為萬邦慮而已或問漢初韓彭何為王以千  
里使至於反而誅乎曰此壞自項氏分王數十人意  
謂爵土可以繫羣雄之心不知實啟其自尊之志後  
來人人挾自為之意高祖欲更局未能也且高祖舉  
事雖正而其忍見大公之將烹忘天親以取勝何以  
折服韓彭故不得不徇其欲而畀之耳若古王者行  
事無一不正雖有驕將寧敢挾竒功以要爵土耶

比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元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易統乾坤。乾坤統貞元。歷屯蒙師訟。幾經積累而獲天下之比。是元貞之德所致也。此德百世蒙休。何可一日少懈。故思吾始。所以致天下之比。則益求所以永天下之比。原筮者。君子內省之學也。內省無愧。何計其來與後哉。漢唐開創。所以不能媲美湯武者。元永貞之德不足。而屑屑遠方之來王也。其初恐人心不屬。故勉施仁義。秉恭儉。及天下既定。遂隳前修。或耀功外。或誇馬上。慢文儒。或輕殺功臣。諫士。或娛意聲色。徵求玩好。視初時大相逕庭。由其始之為仁義恭儉者不誠。故久而忘其故也。夫成湯割夏而制事。制心若不逮。武王克商而求懿。執競罔敢怠。功業

可自恃乎哉。不寧方來如周初制禮樂致太平而西  
旅越裳重譯來朝是也。後夫凶如天下已定奄淮多  
方不靖是也。若田橫不屈韓通抗命則非後夫比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上下應重言之也言應豈偶然哉審於天下順應之  
故而求所以无愧則安得不深自砥礪乎蓋應者無  
心而相比以道也後夫自甘為道外人故曰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中之水藏險於地中殺物之迅流也地上之水布  
潤於地上生物之洪澤也惟水不鬱於地中然後地

氣貫通而不壅。故象建國親侯。建國者分茅胙土。使分民而理。固所以比天下而建國後。又有一體固結之情。如巡狩聘問。錫命討賻之類。於諸侯加親焉。是又所以深致其比。蓋建萬國。是統理四海之大權大法。親諸侯。是聯屬天下之至情至誼。諸侯親而四海之血脈流通矣。湯霍林曰。師地中之水。是井田法。藏天下於天下。比地上之水。是封建法。以天下治天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當比之始。咸懷從上之志。然榮寵情深。則忠愛志淺。有孚者。不汲汲功名利祿之私。而精白一心。以忠愛。

其君也。再言有孚，謂積誠不可少間也。重言他吉，謂君恩非臣子可妄覲也。霍林曰：比君之初終，身大節所係。盈缶者，樸誠內充，更無空缺間斷之意。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士子進身之途正，而後國家收賢良之益，不然，自媒之士，辱名器矣。烏能匡國顯比之主，廣闢賢路，士不患不比其君，而汲汲求得，遂有進不以正者矣。則求比，非善比也。二為正應，自田間應徵而起，故曰自內。所謂不以他途進也。古有被薦不謁謝者，深得事君之義。失身無以事君，故不自失，乃可輔顯比之治。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世。隙弊易生。三四居上下內外之間。聖人慮朋黨之興也。故三惡其比匪。而四嘉其從上。比匪者。私交。從上者。公義。人臣義無私交。有私交。是二心矣。何以事君。况交非其人乎。初有孚。二不失。四從上。皆三僚輩所當親者。而私衷他昵不肖。故曰比之匪人。註以承應。謂所比皆非。似可商。傷者言其虧已德性。壞世流品。魏之何鄧。唐之王伍。叔文輩。可鑒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五居外卦之中。自初以上皆向之。而四獨言外比者。居內外之間。與比匪者鄰。而能不為所染。忘其私。以事一人也。人臣事君。不敢以賢愚異視。縱五非賢。

主四敢有二心哉。曰以從上君臣之義嚴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建國親侯，所以與天下相維。三驅失禽，所以與天下相安。相維者，比天下之大道相安者，比天下之大度也。顯不惟其事，惟其心。故曰：位正中，不俟告誡而上下以性情相見。故曰：上使中，權謀家動云。人主當示人以不測，不知王心浩大，其好惡措施無不與天下共見。若後世以邀結為務者，德不足也。德至何事於邀結哉。觀以中正曰：神曰化。比以正中曰：顯。惟其顯，所以神而化。至誠之入人深也。有內省不愧之敬。

信自有無言之勸威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此如漢之南越趙佗割據偏隅又如公孫述隗囂抗  
拒不臣

小畜三三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密雲者陰欲乘陽而陽氣猶勁不與之和故曰不雨  
是陰有心而陽尚堅固有勢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  
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得位者陰柔有氣力始進遂能傾動朝野蓋其偽  
修忠信足以動人主假飾謙恭足以羅名士詭行德  
惠足以愚小民於是乎上下皆應翼之者日衆陳氏  
厚施於民曹瞞隆禮遇以收人望皆柔得位者也小  
畜病在上下應小人欲行其志必先以忠信才技感  
動君子而籠絡之此柔制剛之作用也君子誤以為  
可倚而授以權未幾情狀盡出大逞其所欲而君子  
且無如何矣倒戈授人以柄總由骨力不堅至其  
上下應則舉朝正氣被一陰消泯矣故貴養剛大之  
正氣以健自持而行之以異不雨時衆以為幸智  
者以為憂曰施未行危其必行也故君子於小人當  
防於未雨之時難制於既雨之日張子曰陰為陽得



則飄揚為雲而升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既雨是陰為陽累而與之和也未雨是陰尚為陽屬也又曰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風陰而行天上是陰竄入陽位也曰不雨曰風行天上未曰既雨曰婦貞曰月幾望聖人慮陰盛之禍而備著其象可謂詳且切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 又德

風性陰而殺物有力猶小人質陰柔而殺人有力風之殺物惟其善入小人亦惟其柔而善入也以一柔能致上下之應其入人之用神矣君子何不自固其

叢而假小人以神也。健巽固自處之吉道，亦處小人之善道也。多識畜德，君子之學術。懿文德，君子之器量。程明道渾然一團和氣，使安石自改容斂氣，此即懿文德所謂健而巽也。狄梁公處二張亦近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與二俱得力，在健小畜至既雨既處，則由君子自失其健也。初之應四，蓋不幸為小人所物色，如楊中立被童貫之薦是也。夫小人有權力者，每借君子為重，惟確然守正之士，能不為其所動。漢管寧割席於華歆，晉韋忠不就裴逸民，亦初之不為四所移者乎。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復言其同心相成也。在中言居中執柄也。元祐間司馬公與呂蘇諸君同時進用，可謂牽復在中矣。夫不自失其身，乃不自失其勢。三輕與四比，先自失身而假小人以勢，自失勢而復欲爭勢，得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四陰狠小人之雄，當盛時且謹事君子而不敢逞，值衰世彼且假仁義以紿君子而大肆其奸，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初本正應而不屑與伍，三乃以地近而輕以為妻，以陽附陰，自失勢矣。宜其蹶也。觀唐時訓注之事，豈非君子以健為貴乎？大畜小畜之三，皆乾體而大畜艮乾並陽卦，才抗力敵，四五兩陰，莫適為

主故有逐馬閑輿之利。小畜六四，一柔為政而三妄比之，故有說輻反目之凶。處小畜時，以健為體而異濟之，三始不能健，既又不能異，要其失在於不健，不健故不能正也。故曰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小人陰險不測，然未嘗不曉名義，聖人勸之收拾雄心，去譎詐而傾誠，以應五陽，自可展才効績，身名並泰，何憚而不改為善哉！血去惕出，切言之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書稱臣鄰，欽四鄰，凡臣皆鄰，不特近臣也。五當五陽一陰之時，能推誠篤任諸君子，四雖近君，不能獨擅。

其權則諸君子如柱石之不搖。小人亦若蓬在麻中矣。此御下之妙用。在主治者而已。不獨富見惟禮。可以制強。惟信義可以化奸。不在權力也。恃力用威。則賢者難與從事。而小人反得擅弄威福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陰陽固貴於和。然陽為主。乃和之正。小畜之雨。陰為主。非和之正也。故屯五之膏。渴旱之滴也。畜上之雨。恒陰之罰也。既雨原於上下。應當其應。未雨而有雨之機。未處而有處之漸。君子豈明知其邪而尚之哉。誤以為正而尚之也。邪本有力。又得正人助之。其勢

焉得不熾。既尚陰德於始，又欲以陽道征其後。雖才智莫能騁矣。此爻言之盡，憂之深，謂小畜何遂至此。良由上下應之，致其得位而無所忌憚。始焉依違，釀之，繼以忿戾激之。君子能辭咎乎。夫小人何德之有。而坤初曰馴致其道，姤始曰柔道牽。此云尚德載，誠以彼自有一種學術，足以動人，故可畏也。而君子乃馴致之牽之尚之，是授虎蝎以翼而增其勢也。原其初，小人豈必有害正之心。但欲專大柄，勢必泥君子。迨君子與之爭，乃不得不肆其毒謀。是君子既不善為國謀，且不善為己謀，而君子始意易視小人，欲使彼為我用，豈知用小人反為小人用而不覺乎。觀

象象辭曰上下應曰不能正室曰尚德載俱咎君子之自失其健也夫惟剛健乃可用巽不健之巽非巽也懿文德以渾厚全其健也故揚子詘身信道之論為宋儒所重非

履三三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遇虎不當其首不犯其爪牙而第躡其尾善為人下之道也搏虎而咥則受虎之害履虎尾而不咥則因虎之力而資其利履尾者不敢居先與君抗此坤後順得常之義所以代有終也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有功無罪故曰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君剛臣柔，尊卑之分凜然。以兌柔履乾剛，可不敬乎？說以應乾，克盡允柔之性，小心翼翼，忠順不懈，以事剛主，則能輔其有為之才，化其剛愎之性。而君臣氣脉流通，寧有櫻鱗斥仗之事哉！君剛以中正則非僅雄武比矣，固乾主之能自克，亦柔臣匡弼之善也。夫智崇禮卑，禮以為節，智以為運，藉無善處之才，徒用柔軟，則胡廣中庸甚之為諧媚，兩足狐矣。光明如革之虎變，文炳禮樂文章，一世維新，所以為履也。乾之功亦允之力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不以天水而取於澤者澤受天膏潤而主乎說也。水之勢動而澤則水之受制者也。此取象之旨也。凡民之罔上行私以未明當然之軌而志未定也。君子因其分之自然示以所當然則民知以分自安矣。始和布法飲社讀法非使之屈於令而使之辨於天澤之至分也。定者一道同風之謂分辨而志自定也。說乎兌戰乎乾於時為秋金氣乘權主乎肅而和辨定者本天道用金肅以敬行和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素履所以為天下非好自

標也往者修身有以見於世也 獨行對功名富貴  
而言惟行吾之所願一切不足以奪之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庸行自守深明天澤之義而不妄要其君者也道原  
自坦焉有履道而桎械其心者坦坦非徒自潔守道  
而已幽人非幽僻乃幽靜也與石隱迥異 賢者苑  
枯莫動其心但恐毀譽患難相亂耳不見是而無悶  
乃為中不自亂中者一於禮而無偏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五剛健，雄才之主，三不度德，忖分妄與，真主爭強，昧天澤之誼，強弱之數，闇于自恣，其取僂辱，宜矣。蓋三病在自以為能，故剛復自用，往往矜其有才，秦政妄意天下後世，盡不如己，是己。德剛則為剛健，志剛則為剛猛，其處心積慮，無非殺機，宋襄梁瑩之致敗，皆才弱而志剛者也。志乎行正則成，志乎競武則敗，人可不慎用其志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事柔主易，事剛主難。五剛而有才，英睿善斷，羣下救過不給，四體剛用柔，忠貞勤懇，善於匡濟，房杜魏文。

貞之事唐太宗其愬愬終吉者乎。三以柔居剛自失其柔之正。四以剛居柔善用其剛之德。三四皆不當位而一凶一吉。易道變通如此。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之君非無德而才勝於其德。志在又安天下行事太銳未能廣采衆論。酌以時勢。故雖正而厲。此責備賢者之論也。北魏文帝銳意變俗。宋神宗志為堯舜。使得其人輔之。寧不可為光明不疚之聖主哉。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履上之視考與比之原筮同一考德問心之事。虛己省察五能具此小心則善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往者去而不留。來者復其本位。前此小人竊據要地。自復臨而泰。則小人失勢。而君子得其本位矣。先小往。後大來者。邪正不同。曹必小往。而後大來也。往之來。之在君而已。或謂君子小人宜交和。是後世調停之術。害滋甚矣。夫君子得權。自盡其道。俾小人甘於屏退。不萌窺伺之謀。無俟盡黨而誅。乃以養元和也。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萬物之交通上下之交為之也。惟上下交方有  
裁成輔相之業。蓋陰陽剝復之數。兆自微茫。吉凶貞  
勝之端。蘊於念慮。內之外之。止一人主之。而邪正消  
長之幾決矣。故泰運雖兆於天地。而實苞孕於朝廷。  
凝結於人主之身。誠以天理治一心。以剛斷理百務。  
用舍舉錯。不少乖方。則朝廷清明。國運日昌。所謂德  
盛則和氣致祥也。故泰象在君心。外小人者。屏之竄  
之。即才有可用。但予以末職。不能擅權逞志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卦畫地天象其氣也。辭稱天地仍其分也。必有交通之氣。乃全其尊卑之分。使天地一日不交。則不成。天地君臣一日不交。則不成。君臣矣。天地之道。原自完全。但此道虛懸於天地。因其自然而裁成之。而道在人矣。道之宜。本無不足。但天地不能代人措施。因其當然而輔相之。而宜在人矣。故曰以左右民。裁成者。發揮其道。而不淆其緒。如裁美錦而製成衣裳也。齊七政。紀四時。立五品。畫九州。皆因其自然。使條理之分明也。輔相者。調變其宜。而不乖於則。如車依輔而行。如擯介之相賓主也。循月令而寒暑適序。則三壤而高下咸殖。設庠序而風俗以同。皆行其當然。使位置之各得其所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泰否同象而泰征吉否云貞吉者君子無疑於不  
正故善其上行小人不慮不進而憂其不正故示之  
貞而重言吉亨以勸勵之也 初始進故於國家稱  
外凡人從一身榮祿起見則內顧情深而於君國利  
害漠然矣初能不為己私而偕同道並進正其志切  
於宗社生靈也故曰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  
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非姑息所以培國家之元氣馮河非躁急所以



持國家之正氣。使一於包則養奸。不以包荒用馮河。則生事矣。夫荒者穢物擊之則氣愈熾而難當。安之則惡漸蔓延而深不可除。惟不擊之以張其惡。而務澄之以殺其勢。則善於去垢者也。蓋除奸於已發。易為力。弭禍於伏而未發。難為功。人人狃安習便。弊生不覺。驟發其端而思去之。則躁動反激其變。若唯諾苟安。則釀無窮之禍。而再世難理。故貴以寬大行其精嚴。坐鎮不動聲色。而飭綱明紀。見義必行。小者不過為吹求。而大慝必誅。是以包荒之度。用馮河之勇也。不遺遺而事變之防。周朋亡而人才之路清矣。方其開誠布公。不特小人之以非說者不能售。即君子亦不苟相附和。如韓范上殿相爭。退不失和氣。王文

正於張師德三謁不見則雖君子之朋亦不昵矣故  
朋亡非絕其人乃不黨也如是則其行無不愜乎中  
道矣此大臣執體要固國本之事也 泰所以不轉  
為否者全在二尚中行有以保泰而不滋隱弊曰以  
光大言以是而光大也此時不急為保泰計至於三  
時已費調停矣故與人國者在知幾而靜圖之後世  
人臣躬秉樞要或外寬內忌或持正中更或幾事不  
密皆由內境未澈氣量未宏是以動輒周張二惟中  
無不照量無不容故可寬可峻張弛自然中節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必改往必復告以泰不可恃也蓋隱憂雖伏而事未及壞猶可及時而圖惟兢業以存心正大以行事俾小人無間而入國家有不拔之勢矣勿恤其孚見為國不宜委氣數以弛人事人定自可勝天也李長源謂君相不可言命所以造命者此也 際者言氣數在未定之天尚可以人事維持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泰時柔中之主輔以中行艱貞之臣國運方昌也而不知小人已萌蘖其間呼朋引類而至正如司馬作相羣賢進用而章蔡已陰伺其隙羣賢不能制也翩

翩不富以鄰。又言不介以孚。極著小人志氣之盛。藩籬之厚。為君子危也。小人雖譎詐未嘗不可以理諭。失實者告以陰陽虛實之大義。使引分自裁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五推誠任賢明良道昌國本既固小人何從間之。故曰以祉元吉。按帝乙湯也。湯本名天乙。後更名履。或謂紂父非也。爾雅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漢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禮嫁其妹。中行之主難以非

道于四。妄意以五為鄰。而五之願與四之願。原自殊也。五之中與二之中。本同行也。彼烏能以殊而奪其同。雖然。小人機械多端。亦不可不深為防。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自邑告命者，退守自全之事。申明大義，慎固封守，以俟機會，何如耳。非甘於偏安也。

否 三三 坤上 乾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君子貞，人治之大也。世無人道，君子治人之法不行矣。曰：不利，非阻君子之為正也。夫正道無時不在天。

壞間即數窮理極而公道自不容泯焉。有君子之貞而不利者哉。蓋世事敗壞之極。聖人告君子善自全以全世道也。夫知其不利則正氣得長存矣。誤以為利而其正亦足危矣。故不利者所以利之也。儉德避難其以不利為利者乎。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予違汝弼外似違而志氣實孚。若君驕臣諂人懷其私堂廉隔萬里矣。故不特忠臣不得君為不交。即小人容悅上下和同亦非交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欲得君子為助小人更欲鈞致君子以傾君子  
稍藏身不固小人得而物色之一與其黨無論成敗  
道已辱矣中郎之仕董卓裴張之附賈后身名俱喪  
可悲也故當小人之世宜善藏其才尤貴善藏其德  
抗談時事非儉即聚徒講學亦非儉也惟自匿其高  
與山農野老伍若無德可名乃可翔身韁械之外君  
子可以義榮不以勢辱使小人得以祿榮我榮之實  
以辱之矣君子去國以時否也儉德辟難即所以挽  
否徐穉惟談稼穡管寧遠蹈遼海陶潛高卧柴桑此  
辟難以待時也狄仁傑周旋偽朝默用轉移不為二

張所窺亦以儉德而傾否者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非不知害正之非而公然行之無忌者假於君以為名也。曰志在君言小人雖不知有君子猶知有君。既志在君則宜為君惜善類矣。所以發其良心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姤曰包瓜曰包魚。泰曰包荒蒙曰包蒙皆以大容量小之辭。宜陽包陰二以陰包陽為君子恥矣。故曰包承泰之時君子以貞吉。否之時君子以否亨。泰否從時。



困亨在道也。身否而道自亨。居易俟命之學也。否時君子短氣。特稱大人者。尊君子而振陽明之氣。以折羣小也。離羣不犯難。易入羣不混俗。難夫惟與之俱而自行吾志。不苟徇之。不激不隨。乃可用其補救之力。三楊值王振用事。能幹旋其間。保全善類。近之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羞者。就小人良心未泯。發以清夜之愧也。包者。言其藏而未發。為君子幸。為君子憂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氣運在小人。謂之無命。在君子。則命為我有。然必人事盡而後天心附。泰三否四。乃為善體天心。善承天

命泰至三即言陂復憂患之早也乎不必恤而艱貞以食福見氣數不能錮人也否至四始言有命撥亂之難也命未足喜必无咎以離祉見氣數未能亨人也其責人事至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否者振大綱誅大慝興利革弊斷然行之無所却顧也其亡如楚之筭路跋履漢世祖之滹沱危險皆從艱難死生中磨鍊成業故履非常之難乃能建非常之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否如療癰滌垢無容少有沾滯必大振紀綱舉一切之蠹而盡傾之乃克有濟稍用調停又將釀禍矣王道值大寇甫平南北紛擾猶為遵時養晦之策其未識傾否之義乎

同人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者空濶無所不應無所專應也利君子貞言同於人之理也若徒同於情則同俗非同人矣人之所以為人者理也同人者無人無我廣大不遺而要本乎天理之正內不徇己外不徇俗乃為大同之道若莊子之齊物我幻而已鄉願願之同流俗偽而已為世道

害不淺矣。故天下無不正而可為同者。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之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柔而得中有吉人長者之度非溷俗比故能與乾德相應惟其得中斯能應乾二本與天同性故能資乾以強其幹力而奉天道以洽人情也 柔性易於同亦易於昵昵則不正矣故資乾以行則德亦近剛矣乾行者天行也文明則與天行同其照不眩於是非之衡健則與天行同其用不撓於強弱之勢是之謂正蓋乾德之人與天為體應乾之人與天為徒天無

不正正無不通以天道行於物物所不能外也。卦  
以二為主二之柔必資五之剛以成用然二近三四  
三四剛而駁五剛而純駁易陵純易疎故於二戒于  
宗而五勸用師所以全柔中應乾之義也蓋同人以  
柔順為氣度以剛斷為骨幹而一歸於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先天乾南天有火之用也。後天離南火本天之體也。  
天與火相為明健故同性而能以其性同萬物君子  
與人同正故能以其正同萬民夫人同理而異於族  
分位材品不容強同而大同之理自具焉。強齊之適  
啟其爭而反不同矣。因其不齊而制度數以類之辨。

之爭不禁而自息。以不同得同矣。類族者經倫。類以化其瀆。辨物者明軌。物以杜其競。使之各得其分。各循乎理。是與天下同歸於正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不立意見。坦然與人。以正無事。閉戶擯俗。而非其類者。自不能干。故曰于門无咎。孔子大道為公。陽貨可拜。公山可往。南子可見。而進以禮。退以義。奸邪不得而援之。是其門庭廣大。人人可與遊。而自非匪人所妄窺也。隨之初曰出門交。同人之初亦曰出門。謹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二與屯二皆賢也。然一不字於初九，一妄比於三四者，蓋屯二震體，而同人之二柔質也。聖人憂其近於強藩權臣，或為勢所迫，為地所間，不能効忠朝廷，而浪於依附，如匡衡赴史高之辟，蔡邕為董卓所羈，不得已而誤徇，雖非深心傾契，而貽羞清流多矣。故曰于宗吝。吝道者言二非違道，但未得道之大正也。君子處危撼之地，託身為難，稍失貞則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強藩居外，負勢自為四權臣居內，近剛主稍畏名義，故三升高而四弗克。天下之多事也，起於妄念。

遂生妄圖敵所不當敵攻所不可攻所以間大同之治也三任剛恃勢故危以不興曰安行負勢者即懼以勢而戢其暴也四居柔可以從義故教之弗攻曰反則畏理者即規以理使進於正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三近二遠五聲靈既阻廉察未及故敢肆其志四鄰三近五上憚剛主下忌強鄰故志不敢逞 反則亦地勢使然非真能以正自守但猶知義不若三之恃勢愍不畏法耳人不至窮極不知自反曰困而反則見世境中自有正理在人反己自求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二同心而間以三四之强悍非剛武克之不可大阿自持斷然不為權奸所撓不為中人所惑小人之邪謀自退矣漢昭識上官傑之詐視成王以流言疑周公過之矣夫同者大同也三四昧大同之道自滋紛擾惟二五同所當同乃同人之大道但同近於和仁氣有餘義氣易衰况二柔而易間乎聖人示以剛克曰大師健而正之義也 三之不與四之弗攻者二五之中直為之也二五各自克其二三之見乃能克小人是自勝勝人也故惟相克乃能相遇正大之

氣有以褻奸魄而灰其謀。可見強弱之數不在勢而在理。君子秉正御物自不錯於形勢以亂其天。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與避世者侶如道濟蒼生何然與為三四之強同而妄生事端無寧結侶山林而自得其樂故无悔。上非無濟世之志正以三四梗大同之治姑遠蹈以避其鋒豈得已哉故曰志未得或曰上雖斷然自持其志揆之廣大無外之道終未慊於心爰辭无悔著其堅忍之節象辭志未得明其悲憫之懷也。此卦取類凡四曰野曰門曰宗曰郊廣之曰野切近曰門其實一也宗視門為偏私矣郊與野虛實判焉野者井里樂利之同其道郊則地僻心遠其道虛。

大有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治功正盛海內富庶正可從容釀化為久安長治之規非如需與泰時氣運方新國事猶多整飭也故宜厚養元氣於心廣布元和於世元亨者至誠博厚悠久之功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柔在下曰得位得中曰應乎乾我同乎彼之辭也大有柔在上曰尊位大中曰上下應我有其大之

辭也。剛健則勇於趨時，不以怯懦失事機。文明則深達時務，不以眩惑持兩。可是皆本天道以立治也。健與天同其行，斷然成久大之規。明與天同其照，灼然見措施之宜。於是應天時行，與天道之闔闢同其用矣。蓋治道極盛，必當有覆載悠久之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司照而在天上，則燄不逼物，不苛察以為明。是乾之元善，運離之威照也。罰惡者罪之於已熾，遏則禁之於未形。侯明捷記以戒讒殄是也。賞善者報功於既成，揚則導美於未著。登有鰥於側陋，舉元愷於沈淪，是也。賞罰者秉天憲而順其有赫之明命，遏揚者

奉天道而順其元善之休命也。大有之世，狃於晏安，無事隱慝漸生，潛德或掩。若以小慝為無傷而弗誠，以竒節為戾俗而弗旌，以姑息為不生事而苟安，非所以永天休也。夫惟其時公道昭明，行事可無忌諱，故必遏揚無私，使賢否之辨甚明，偕天下悉歸於天理。然後風俗淳固，禍亂無由而作。周家大定時，分尹苾頽之恐後，所以應休命而與時偕行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時，物力豐裕，人未免侈心富厚，方謂不勝其利，而聖人若不勝其害。既云无交害，復惕之以艱者，畏

欲之引人，雖賢者易亂也。以子夏之謹守而不免以紛華戰心，欲之害甚矣哉。初守其素，澹然無欲，不侈有於物，斯能富有於德，而斂一人之真，乃以聚衆庶之和。初者，天人理欲消長之候也。害者，隱中其心，咎且顯，加其身，顯易見而隱難過。夫惟王者能過人之惡，以弭害。君子能自遏惡於未形，而無交於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任重致遠，大車之能事也。乾為大，二中德剛，才是君子任天下之大，不啻大車之載，而無不克勝也。有所往，无所咎矣。休休之懷，無不容納，蕩蕩之道，無有

偏陂故曰積中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國家無事主上仁柔臣下得以優游自便於是有苟  
幸燕間伴食不思建白而一無所亨者又有因物力  
之盈進獻珍玩以逢迎其君而亨非所亨者三以公  
侯乃心王室日以嘉謀嘉猷入告其用亨也豈小人  
之小能小忠以進獻希寵者所能哉 爻象並戒小  
人此作易者憂大危有過惡於未然之意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海內晏安君臣和樂則逢迎易起而獻替易疎故三

勸其用亨且符瑞頌祝之日聞而憂盛危明之漸弛故四勸其匪彭曰明辨又曰哲不辭之複乎蓋履盛易於藏慝安危理亂之幾深而難見長安久治之略遠而難周非畢慮殫思不能辨也哲者明之極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剛君道柔臣道大有反之以一柔臣五剛恃才則君臣志貳惟推誠相與能資其剛以濟吾柔則羣下之才皆吾才而柔有剛用矣故曰其德剛健文明威如者明健之謂也柔主仁有餘斷未足過揚之典無容假故必威如惟威乃全其孚使賞罰不果出令反



汗無以取信臣民奸人將逞賢士懷疑國是清風俗  
敝矣故易而无備者謂狃治而懈也履之君剛勝難  
為下故有夬履貞厲之戒大有之君柔勝難為上故  
致易而无備之儆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剛臣以納揆制變之才輔五之恭柔故能成明健  
之德應天時行總遏揚之權順天休命夫大有之道  
乾道也應天順天故曰自天祐 上獨稱大有上吉  
者至上全乎其大有也防患必謹於始故初之爻象  
並憂其害履福必要諸終故上之爻象並著其吉

易內傳卷之三

上經

謙

坤上

下

謙亨君子有終

勲庸震世而不尸其功學問過人而常懷不及是謂有而不居若無學可恃無功可居即不以富貴驕人僅云知分耳君子之謙以治氣養德非謂以全令名而永福祚也而全而永之者即在於此故曰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不有其尊而下交於地稱謙宜矣地上承天而亦為謙者天清虛無為而地載成功也士知此義則無處可自矜矣 觀五道字則知謙非諧世容身之術而諸交言自牧言中心得言不違則乃合於道也故以君卿懷下人之慮則人益以盛德尊之以名流無自賢之色則人益以有道推之故曰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莫高於山莫卑於地以山為骨幹以地為涵養蘊高山於大地之中則無適不平平者謙道也故物之多寡難平也裒益者求其平也稱者權也合人已而物

之則合人己以為權矣黃老之守雌則自屈而予人  
難受非以法稱情也管氏之奪邑則自張而處人弗  
堪非以情稱法也惟君子以道為權酌乎物之多寡  
而裒益之無不平稱乎物乃平其施是絜矩之大道  
也 咸謙皆應物之卦以艮居內艮得乾陽之氣處  
靜為基故無不自得非艮則兌倚於和不得為虛受  
坤倚於柔不得為平施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也

艮陽下於坤陰已為謙矣而初為下之下則謙而又  
謙有道君子也盛德感人忠信可為甲冑何險不濟  
哉汾陽先冢被掘但引咎於己故謙德動衆能以數

言論回紇而退吐蕃 君子不可無強骨不可有矜  
氣骨不強則繞指之柔非所以自持氣不馴則羸角  
之抵非所以自牧自牧者克己之道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世有色溫論篤為一時所慕悅而求其生平實多內  
慙者故鳴謙而貞乃吉見二非矯情干譽也 二和  
柔之士非謙不足也中心得者言局度有餘而骨幹  
無不足斯得謙之正道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勲名者爭怨之階也功在生民靡不悅服而奸邪或

害其權同列或爭其美故服愚夫婦之心易而服宵  
小與才人之心甚難屈平以上官大夫害其能而見  
踈策公澶淵之功乃為欽若譖罷權寵之際甚矣武  
侯開誠布公使人勤攻己短而李平廢徙心服可謂  
勞謙君子矣 有不世之功而又有下人之量所以  
萬民服若徒謙而無甚功猷無足重也

六 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謙不惟其迹惟其心不惟其心惟其道自九官十  
二牧為之固寅恭之盛德張安世曹彬輩為之亦保  
身之善術也 四休休大臣實見人之賢過於己己  
之才不如人歉然如不勝者非矯也故曰不違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者亂取昧皆曰非富天下故无不利 以温恭允塞  
之主討昏迷不恭之有苗以謙克驚武功亦文德也  
漢文卑辭致金繒於匈奴則昧征不服之義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坤終恐過柔不自振則強梗肆志故利用行師  
言不用行師則不利而害及四國也此剛柔張弛之  
大道也 志未得言謙德雖厚而道未大光也二之  
中心得者德有餘也上之志未得者業不足也其征

邑國非今日威令之失而前此過謙有以釀之也故  
惟中道為可大

豫

坤上  
震下

豫利建侯行師

謙繼以豫者非僅以謙能名和謂卑順之極當濟以  
奮和氣惟奮乃出過柔反闕其和矣觀謙五上並云  
侵伐行師已有豫奮之意矣 建侯於屯初行師於  
比前是收渙散芟大難定天下之先機也比之建國  
親侯豫之建侯行師是布藩垣靖萬國安天下之永  
圖也夫無因而建一國或建非其人則一方擾他方  
因而<sup>洶</sup>動矣無故而動大眾則人情乖國勢因以動  
搖矣故建侯必相時勢而行師必度德力周初千七



百餘國復大封同異姓而所在帖服者由人心已定也戰于橐弓之餘復東征而多士多方以靖者由人心已屬也故惟豫乃利建侯行師而建侯行師正所以保豫也治天下以和人心為本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和以柔為用而豫四一剛為政惟剛能奮乃達一身之和氣以鼓萬物之和順以動者動之正也人為天地之心順乎人心之天理而天地無弗順矣建侯

當位內不足故外逐也初鳴上冥亦然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集衆思詘羣策勿懷二三猜忌此協恭之大度也信  
賞必罰臨機斷制勿以狐疑失策此經國之大略也  
四大臣當大有得之時功高望重人主疑之百僚疑  
之己因而疑避忌愈甚嫌隙漸萌矣故疑者乖之端  
不疑和之本也我傾誠示人人亦輸誠為我用矣郭  
汾陽裴晉公李衛公之流身係天下安危才士倚以  
立名宵小亦欲附以干進誠能開誠布公使鳴豫之  
小人莫乘間而擠善類則朝野蒙休若懷疑樹私則

爭黨自我開而國家多事自喪由豫之前勳矣此汾陽晉公所以克終而衛公所以坐貶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東周守府征伐專於桓文固因勢弱亦由德衰疾者宴安不克自振也然以守正無大失德故獲延餘息而不死 中未亡非先業未墜之謂言柔順得坤道之靜能小心自全不致激大變以速其傾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柔居豫極昏冥於逸樂其咎成矣然幡然知變則逸豫轉為憂勤矣繫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卦惟二

與上當位故二稱中正上本正而淪於欲幸其本體未泯故可變而歸正曰何可長急示以知變也

隨

震上兌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舉世相隨惟德盛有以洽其心故曰元亨而要於貞始无咎者王道不令人喜恐其為苟且以悅一時也故曰利貞貞者厚德載物悠久無疆元之積也隨與乾同辭而言无咎者未如乾之大當為免咎計也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五剛居上兌之中而下於柔則體剛而用柔矣惟不

恃其剛故剛德之士降心從之夫有良臣為之宣化  
奚難動合人心動而說者所以隨也 時之所在物  
不能違惟動與時俱故天下之隨隨乎時也 言隨  
時之義見相動以理王道非有私也彖傳言義者即  
一二以例他卦欲人深思其義而自得之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收聲於秋所以養萬物之生機君子息氣於晦所  
以養萬事之生理故宴息非槁形灰心之謂以休息  
為生息靜以妙<sup>動</sup>之理也君子惟隨時而動動固不離  
夫靜也惟隨時而靜靜自妙<sup>能</sup>夫動也夫隨時為動靜  
是以天下隨我之時動而說隨時而動也宴息隨時

而靜也息者天下隨時之原也 艮曰時止時行震  
一陽下動艮一陽上止震艮氣相應也咸隨外卦並  
兌取其說而和也而咸內以艮成終成始之德靜乎  
感之體也隨內以震物與无妄之理正乎隨之用也  
嚮晦宴息者存養无妄之理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為震主心之官已動而渝其初矣然隨二之柔正  
親依有道所謂善變而之正也出門有功蓋惟得正  
人為宗乃可廣交天下而無往不正也夫無學之人  
處晦亦擾養德之士無動非正初惟貞也出門廣交

依然宴息本體故曰無動無靜歸於至正 初隨二  
曰從正者二柔得正也不失者言雖有交而不失於  
美中有危辭焉謹始慎微之意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非小子也視五則位分為小矣臣道同於妻道五  
者二所當隨之丈夫也當隨之時乃不從慷慨從王  
而戀戀初九山林之交友誼渥臣道疏矣 二與初  
貧賤交豈可絕之然與之可也係戀之則不可矣君  
臣朋友之際君子有權衡焉故曰弗兼與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三與四非正應而稱丈夫者士不能無所託而上交  
貴得其宗也然隨之可也有求不以正不可也四當  
代之望愛人以德三可不以禮自愛乎寇平仲求為  
使相王文正艱然曰將相焉可求耶求之心多不可  
問故君子貴以道相與二係初非不正故動以君臣  
之義而小其與三係四不純乎正故惕以名義之防  
而嚴其求 豫初附四而鳴隨三附四有求邪正雖  
殊而私心則類故豫初曰志窮顯斥之也隨三曰志  
舍下隱刺之也遠從津要近忘貧交其志侈矣三與  
二不同二之丈夫君臣之義不可失而三之丈夫可  
無求也此隨人公私之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三言求得四但言有獲者三求四以私而四之獲五以公也行正而致疑忌有獲故也四獲行其志於上下若自恃其貞是凶道也惟有積誠無欺事衷於道庶幾免咎耳夫四何致失孚失道特以居寵忌生必益勵以孚與道且進之以明自省免咎此即周公所以輔沖人也霍博陸昧此義矣 有獲何云義凶善歸君過歸己人臣之義也四功多而為眾所隨是專美於己無以為君地矣義凶者言即無凶事而有凶義也凡為人臣無狃於勢當審義義當凶雖吉而凶

九五孚於嘉吉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二嘉士也五知之素矣以其係初近三稍懷疑貳惟捐疑示信其志自合故尚孚焉 二係小子五何以孚之而稱嘉蓋二德本中正頗為其友所牽耳係應夙交賢者之常在指后宜釋嫌疑略迹而信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曰拘係何又曰從維蓋聚極則虞其散不得不極力維係正桑土綢繆保治未危之意也夫伯者以勢利

為羈縻王道以德化相固結心之公私固殊也推本於西山重其誠也 上窮者隨道將窮故有通變於未窮之道也 隨者相悅之事聖人防人之溺於私而失正也於初憂其淪二規其係三儆其求四危其獲無非遏人欲以從天理豈惡其隨也哉

蠱 巽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受病以溺宴安而憚有為也宋儒謂天下壞於暴主者淺壞於庸主者深即巽止為蠱之謂也治蠱必有艱險可畏之勢在人銳意前進津如歲久痼疾非瞑眩不可也曰元亨欣之以可為也曰涉川鼓之使不畏難先後甲之首圖也先甲者興利除害斷然更始

不徇衆情不避疑謗也後甲者害期於永杜利要諸  
可久即先甲之規畫而周詳之非兩術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  
也

卦變蠱自泰來聖人<sup>特</sup>不以蠱次泰而泰自變蠱蠱固  
隱伏於泰時也豈非時治安而不戒至此耶夫所以  
泰者由上下之交所以蠱者由剛上柔下上下交則  
君臣一德兢業圖治剛上柔下則上下相蒙臣巽媚  
而君怠止泰醫和云惑以喪志惑以生蠱物莫伏於  
蠱巽止者蠱之伏於心志者也 蠱之時上下氣脈

不交通故必大亨而後天下治夫盈廷泄泄釀而成  
蠱治蠱者可不圖所事耶涉川者必實有宏濟艱難  
之圖故曰往有事蓋蠱之害深中於內而未發於外  
惟深中於內故不可不力幹之惟未發於外正宜及  
時圖之六爻幹者无咎裕者得吝皆以勵有事也先  
甲後甲全其為有事也不如是則重負天心矣亂終  
治始天所以啟人<sup>戡</sup>亂興治人事所以承天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為和亦為厲風行天下天之陽氣為主而陰承以  
噓物故為施命之姤風行天上風之陰氣為政而陽  
為所要故為雨處之小畜然均不離乎天其氣散越

而未闕於內風行地上亦為善氣之風若風不在天  
之上下地之上而在山之下則氣沉鬱於內不為和  
而為厲物受其毒矣艮剛外凝不勝巽靡之內敗是  
風之蠹物如人之習媮蠹國也故君子必自強以振  
俗鼓暢其正氣而後於蠹有濟民俗蠹於習染則有  
事於振之明正學斥竒衰孔子治魯不避麇裘之謗  
是也己德蠹於私欲則有事於育之勤宵旰飭萬幾  
湯之聖敬日躋是也 蠹者壞也元氣壞而不起也  
嵐字從山風中嵐氣者病惡癘亦是蠹壞之義竊嘗  
謂風俗之壞由君上亦由賢者宋高忘讐偷安壞隳  
綱常使天下不知有君父迄為元滅此君上蠹壞世

風之禍也。晉人放達成風，至於神州陸沉，江左不競。此賢者盡壞，世風之禍也。狃安襲便，厭煩苦惡，繩束總元氣，衰敝也。任世道者，當思力挽墮風矣。振者如醫家扶元氣使之起，育者養元氣使之厚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具二義，一如木幹，正其本厚其根，振民育德之事也。一為幹濟，委曲通變，經始慮終，先甲後甲之事也。臣掩君過，子蓋父愆，其義一也。宋紹聖小人託紹述以惑其君，而國事大壞，與人家國者，慎毋重前人以隱疚貽後人，以深患哉。生而譏諫，沒而幹蠱，無非

全親令名而曲體先志也若以從親令為孝徇君欲為忠不終傷君父之心乎魯隱考仲子之宮文尊成風為夫人反彰厥考之咎甚哉愛君父之不以禮也夫忠孝至性非審於權衡者不能盡也不曰事承考而曰意承考其義精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行中道也

二三皆未當位然以剛臣輔柔主以勇決濟怯懦正蠱時所宜惟慮其過激而更張太多則反滋疑忌賈生之策所以不能行於文帝也不可貞謂先大而緩小詳本而略末幹之宜有序也 先甲後甲正剛柔兼濟之中道諸爻或倚於柔或過於剛惟二剛而處



柔故以中道予之五稱承以德承以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子產立族大寵多之朝力革汰侈而有孰殺之謗微役之怒得無小悔乎要之湔除積穢為所當為何咎焉 蹇二曰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 蠱三曰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終謂當決於幹無庸顧忌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慎後甲之謀慮圖之未審也故三幹蒙悔鼓涉川之勇懼需以賊事也故四裕見吝與其失機而吝無寧悔而免咎國家非一日而治亦非一日而壞故諸爻

言父言母壞非止一人救之亦難獨力故集初二三五之力猶難於幹而一四之裕已各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初至四路已半矣乃逡巡不進垂成坐弛胡中庸蘇模稜與五王之不誅三思皆裕蠱也 裕非無心幹蠱者才弱識固而以唯諾為將順依違為有容謂天下可以從容靜鎮而不知坐失事機也夫事之緩急惟其時時將治而需則得時已壞而裕則失故飲食宴樂可涉需時之川不可涉蠱時之川也曹參之清靜寧一使用於元成大壞後不速其亡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承前人之積弊而大臣惰窳國事重壞非大有幹

濟不可而能勵精圖治以柔順之資具剛斷之用此望治之人心所傾服也故不期而譽至五良體柔中有篤實光輝之德而必承以二之剛中始能幹蠱者蓋以過柔致蠱則幹蠱非剛不可也二三皆剛才也剛上柔下則君臣氣隔蠱所由生也承以德則君臣志孚蠱所以濟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蠱之生由事王侯者惟固寵榮不憂君國故敝壞至此今諸臣協心幹蠱上獨高尚而忘情祿利更有以激風節而使知以尸位偷安為恥則雖超然事外實深裨於蠱時矣 使人人高尚誰為王侯幹蠱者故

上之事不可則而志可則也。蓋自初至五君臣一心  
盡已幹矣。上以謂天下事既有人為之，則勲名何必  
己出。此其不屑屑與世競功之志，足以風矣。其所事  
者，砥厲廉隅，型世訓俗，於振民育德，卓有裨焉。非寂  
無與於理亂之數者。故曰：志可則，嚴光、周黨近之。李  
長源功成歸衡山，復乎高人數等矣。漸為君子用，世  
之會而上之，漸遠可儀。盡為人臣立業之日，而上之  
高尚可則，聖人恐人溺榮名而忘節概，負君辱國，故  
舉清介之節，以示風。吁！樊英、盧藏用能無愧乎。而史  
家以隱逸入傳，固有功於世教也。

臨  
三三  
坤上

兑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君子臨小人。大分所當然。故非與小人爭權勢。而小人自不能與君子共樞柄。是之謂臨。以凌逼言。臨義猶未確也。凡卦辭言元亨利貞。皆謂元善而大。乃亨。專以大亨釋之。誤矣。貞者所以為臨之道。無私賞罰。任喜怒。一以公道臨人也。趙汝愚不賞侂冑之功。則賞罰未正。寇準初以丁謂附己。而薦之後。又斥之。則任喜怒矣。臨二陽繫以元亨利貞者。期二陽以全乾也。臨去遯尚遠。即憂八月者。恐二陰伏於二陽也。方新者困之胎也。與其挽於失勢而多艱。何如謹於方盛而從容不亂。故聖人於始吉之時。即致終凶之戒。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不直言浸長曰浸而長浸乃長也。凡物以漸而盛促則反窒可長之機矣。遯陰亦云浸長小人且能審幾而君子反欲速我之急躁不適為彼浸之地乎。義理內洽而不執意見說也。時勢外周而不乖人情順也。說而順是善用其剛矣。以剛中立朝之概上應柔恭之主得君而事陽道所以大而亨也。正者天道也。君子以天道自治即以天道治人無偏倚無遺缺。身正而朝野皆正。小人亦範圍於正中矣。以天臨人以大治小故曰大亨以正。夫復曰天地之心。泰曰天

地之道之宜大壯曰天地之情而臨曰天之道惟天道純陽惟天道可以臨人也否則長者且消而不久矣夫陽道非可久者哉君子稍失其正則自失其久之之基矣理者數之輻數者理之輪常伸不屈天之正道有長有消天之氣數失其正則數或勝理得其正則人能回天理數者天人共為之也能於數中觀理乃為善承天道苟委諸數而自弛或強與數爭皆不知天道者也蠱曰終則有始蓋勢衰難奮故以天行鼓人思振臨曰消不久蓋盛時易玩故以將消示以思防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君順而民說猶地順而澤說皆以深厚之氣為固結也君子教民不徒欲其脫文網也且欲借之大道則教思寧有窮極君子保民不徒欲其免饑寒也且將躋之仁壽則容保寧有疆限故建學讀法教也移左右移郊遂亦教制田里薄賦斂保也舉大衆動大事亦保皆秉厚載之德布大順之化也故臨非獨臨小人也教養兼行而道足以臨將化小人為善類矣即有小人亦何能逞哉平成之朝不以共鯨壞升猷之代寧以管蔡格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者容之大貞者守之嚴惟嚴於自守乃能廣於容



物大公無私不立成見才可用則使之否則棄之改過則與以維新不悛則無所逃罪不必威小人而道足以臨雖小人亦在教思容保中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二同德而初勉以貞二更與以无不利者初慮其任剛不純二剛中無虞乎不正也 小人未順天命之正君子以正臨之是以至順化不順以天道治之也 天命者人所不能外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人者必以言危口上開故曰甘臨三以甘臨人亦

由位在初二之右，不自安而避諂之意，不知不自安在於修慝改過，誠痛自疚，惕易詭從，正推爵讓賢，則君子亦樂與同朝矣。易善補過，許人自新，不如此，非所謂教思容保也。臨本二陽臨四陰，而三至上俱稱臨，於此見易道之廣大變通也。在位皆有臨民之責，但能去邪從正，則變陰為陽，而全其為成臨之治。二陽進為純乾矣。人惟才無可見，故志虧氣餒而矯首說，三位不當，所以有甘臨之咎。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違道說人為甘臨，休休推讓為至臨。四於初位相轄，而能下之，有和衷共濟之意。子皮授政，子產公叔文。

子升僕晏嬰薦越石父皆折節下賢以為國家晉諸卿交讓而汰者從之四至臨可以風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柔主恒不足於智能虛己任賢則論思啟沃之地睿知日開足以照臨天下故曰知臨夫人君之職在論相五得人君之大體矣曰大君欲人主顧名而思義也 人主偏僻自用則不能任賢相而臨百執事以臨天下故以行中為大君之宜行中者君志清明不愎諫不偏聽也夫仁柔之主每失用舍之衡者斷不足也五柔行中不偏於柔則能斷於任賢否則小人得乘其間失大君之宜矣故六十四卦凡六五稱吉

者。每以中言。總是君道尚剛之意。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易言敦者。臨之上。艮之上。坤艮皆土德也。莫博厚於土。故並稱敦。艮上為聖學之極純。臨上為聖治之極純。此内聖外王之合也。必至敦臨而後盛德上治見。剛長之功用。所謂大亨以正天之道。於是具矣。王道無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故臨上曰志在内。臣心無二。以君父為内。以天下為外。故泰初曰志在外。

觀  巽坤

上下

觀盟而不薦。有孚颙若。

觀示也。示以意象也。天地之道。貞觀而王者體之以

觀萬民亦以意示之而已當出身加民之先洗心退藏神明其德猶祭之未奠而先盥也由是本其誠於中者行敬於外有以肅人聽觀而沁其性情矣學者中正內積顯其發也誠不可見而敬可見故曰顯若盟而不薦非終不薦也未敷政而自脩然後可以敷政誠正之學也夫恭己垂裳視殷周之誥誓過矣殷周之誥誓視桓文會盟抑又遠矣德有盛衰故世有升降亦盛衰於人主之意中而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非以體統大以道德大也。內順而當理，外巽以入情，而尤必極純無疵。大中而至正焉。使未中正，則順為優柔而少斷，巽亦驩虞之伯術矣。王化不肅而成中正之德，下非能觀其微也，而能觀於顯，顯若之著，民望德容自然，革心遷善而不知誰為矣。帝載無言而化育流行，自然四時不忒，道何神也。惟王建極而恭己無為，自然從欲而治，道何神也。有孚者，中正以觀之體，設教者，中正以觀之用，機在於目，樞本於心。上之觀示乎下，下之觀仰乎上，皆有不期然而然者。繫傳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張子曰：惟誠故神，神者有孚之感，應莫測也。

故以主宰言中正之神妙無迹猶天之妙萬物而無  
言也以變化言中正之神妙無方猶天之鼓萬物而  
不憂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神明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神化也神非元渺之謂上下相觀於無言妙  
於道而已宋臣乃引以對圖書之問遂成天書之誕  
豈識神道設教之義乎

象

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下有撓物之權而未能入物風在山下有殺  
物之意而未能和物惟風行地上則風與土相融洽  
有以和物而入物矣先王體此以省方問俗因俗立  
教而用其變化之權四方於是乎風動焉亦若風與

土相融洽也。唐虞三代，牧伯以時巡行國野，歲上風俗，水旱之書，猶恐民故之未悉也。則天子五載十二載巡狩，蓋政教之頒，雖一而風土或殊，故必察其貞淫奢儉，以為立教之用。是以無人不可就裁，而有一道同風之盛也。後世天子不可輒出，則觀察采訪使直指使，不可不慎其選也。夫省觀之事，不虛以一切之法，概不齊之俗。至於齟齬扞格，妄咎民梗難化，不亦左乎？先王不必徇俗，而因俗以善其補救，使之同歸於中正神矣哉。

也。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者少年淺鄙無觀理之識雖無損於盛治適為君子羞矣 曰小人道薄其不以士自待而但以民自處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闕觀枯寂守己如沮溺子桑扈之流差識王道大略而潔身自安昧從王之大義則僅女子之貞矣 二視初稍優而聖人醜之者責賢者以大義也初以小入勵士二以女激丈夫初吝曰道二醜而貞道與貞非不貴也小用之則吝且醜士豈不貴知權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漸近於五非不仰企聖世而外度之時內度之己

不敢輕嘗故遲回慎重必有以大勦至治而後進則  
進非干榮而退非苟全矣 下觀之時以觀光為道  
三不遽進量而後入於常道未為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君子之文德非藉朝廷之文治不能顯四才德足以  
潤色皇猷其於中正之德化實能觀於精深既觀厥  
光故有以增之光而用賓於王 四非睚眦勢位於  
中正之神道深有契合也尚賓如伊傅之應徵次如  
賈董應詔對策或當以丹朱虞賓微子入朝誤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統天下之生以為生羣生資一人之生以為生生

生不已。即資始資生之道也。地生生而風動於上。生氣上行也。觀之觀生。比之原筮一也。觀生即有以觀民。觀民實所以觀我。通人已內外一致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五上之觀。皆反身而誠之事。五稱我者。尊君而內之。告天下以王心也。上稱其者。尊師而賓之。指其心以相示也。觀上即蒙之二。在朝為虞周之秩宗。樂正在下。則孔曾思孟。君子志切羣生。道堪世訓。而意結憂虞。故曰志未平。觀道中正而已。初無與中正。凡民也。二未能洞觀中正。拘儒也。三不輕進。自勵之士也。四則深觀中正。而能翼到化。五之觀生。能自審而

借民於中正也。上則體中正，而以師道輔君道矣。

噬嗑  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承平之世，一夫起而梗化，所謂左道亂政，與變易禮樂之強侯，如周之鮮度，無故發難，又如漢朱家、郭解之徒，勢傾都邑，奔走小民，皆亂人也。不可不大創之，故必噬之，而後有間，復為無間，專言用獄，豈尚刑哉？不得已而用之，以生天下之心，而殺其人，聖人統合海內之大權也。梁肉不可以理疾，故亂國用重典。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以養身者。物間之則生氣格。國家養萬民。一夫間之。則治道格。大觀下化以來。天下安養無事。忽焉奸人梗化。噬嗑用獄。所以去間也。鋤奸尚剛斷。濟以寬柔。乃不濫無辜。故有取於卦之剛柔均分。何以善其剛柔。曰動而明。動者奮然定斷。不以姑息長奸。明者晰幽隱。審科條。不惑浮言。所謂義刑義殺也。動以明出。則動當乎理法。而天下無冤獄。明以動行。則明耀乎中外。而天下無遯奸。是雷之威與電之明合而成章矣。故雖柔主為政。而明斷兼資。罪人斯得何奸究之難弭耶。夫剛主用獄。固能警奸。不知柔主用獄。更能服奸。以長者之道待天下。思信所采。即跋扈陸

梁之夫亦灰心而服辜矣。漢文布寬政，除肉刑而犯法者寡，其明徵矣。吁！德之服人也。陳實以邑長化俗，王烈以布衣使盜牛者愧，況人主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無電之明，不能明罰；無雷之威，不能敕法。蓋雷之奮，電光恒輔之以行天，所以去萬物之害氣而達其生機也。王者以殺道全生道，體諸此也。治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豈以意為重輕哉？準乎情理，因乎時勢，以行之耳。罰條既明，詳告四方，嫌疑皆別人，知避辜則盜賊不作，法立而不用矣。是刑期于無刑，威天下者，乃所以仁天下也。故罰未明而用獄，是陷民於獄也；既明以赦之，而肆然敢于王憲，是堯舜所不能赦也。

噬之何損至仁哉夫國家與法相存亡立法不正其始則後世人主得輕以喜怒行賞戮以聰明變舊章夫惟明敕之於始立法於至公至平不開後人以間隙則法常申而犯法者寡唐戴胄據法爭於上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可謂知國體矣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滅趾刑也罪輕而嚴用之使不犯大惡以戮其身先王之仁也非但錮其足使不妄行蓋使其因足之行而悟心之理庶小懲之後悔而思返爾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惟二之柔德斷獄故能如噬膚之易惟二之柔德服強故可施滅鼻之刑申商不若張趙張趙又不若龔黃以德行威威斯善矣乘剛者明滅鼻之刑不得已而用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為神君不若為慈父噬腊肉者非無斷獄之才而德未足以服人也奸人之毒等於蠱蠱是殺機之中於醜類者也所貴君子愀容論刑引以為德化之未至無用屑屑與爭也三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作難之夫才勇悍而智足騁辨惟德望先有以誦其勢而明斷又足以折其辨則堅悍之氣沮而罪情自為我得矣蓋奸獷之性堅拗難移其象為金然罹於大譴固有真情用獄者得其堅拗之狀又得其致罪之情其得者非我有心以鉤察彼自不能匿也引經以斷哀矜以臨而奸雄灰心伏辟矣一奸服而羣醜無不戢矣夫獄者生死之介稍未當其罪則奸人得以藉口而輿情不愜王法為之不尊故慎其辭曰艱貞恤民命重王章也 光者心正意誠誠則自明如秦鏡之前妖魅無所遁其形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黃金者象其中情之堅也。奸人恃智抗法，堅不可破。惟仁厚之主，有以服其心，使自以情告。故曰：得黃金以柔克剛之道也。夫五之寬仁恤下，察獄以情，強暴者片言折服，而聖人猶有貞厲之戒，甚哉獄之不易用也。故崔寔刑法除殘之論，未若路溫舒之尚德、緩刑、疏為知本也。得當者正其好惡，不徇私曲，不任意氣，而以艱以厲，用其貞則委曲，慎重兢兢乎恐以輕重失宜，而奸邪遯於法外，小民誤入網中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滅趾不悛滅鼻又不悛，明罰敕法，象魏懸之，而若罔

聞知也。雖有仁主五聽之詳，不能貸矣。奸人自多其智，其自謂明，乃甚不明也。聰不明，聖人斷罪之刑書也。謂有聰而自蔽之本明，而自翳之以不明之故，遂陷大辟。此之昏迷者，俛首無辭，後之懷奸者，宜知所警矣。大觀之後，何以有大獄？蓋前此禮教方隆，刑措不用，至子孫狃於承平，優柔失紀，故奸民得乘間而生心也。諸爻象以肉以膚者，狀其賅焉有形無心也。言乾言腊言毒，極狀其獷悍如俗所謂頑皮也。曰趾曰鼻曰耳，欲其顧形而自思，弔影而自憐也。聖人之化導人也，何切而詳哉。

賁

䷖  
艮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聖人深憂賁之不足於利，故不僅言小利，而曰小利有攸往。言以此往而諧俗趨世，亦胡不利。若返而求諸中正之道，則未為光大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以往為出，來為入。柔來文剛，有入而內之意焉。而柔非外矣。易道以約為合，多為分。分剛文柔，有逐多之情焉。而剛亦外矣。此亨與小利之辨也。剛柔交錯，謂天以陽明為主，資陰柔以成化，而下濟光明。天之

所以為文也。此陰陽先後之理也。交錯即八卦相錯之義。剛質為主柔文為匹。是交錯對待之理。剛質有餘。濟以柔文。柔文有餘。反諸剛質。是錯行流通之理。於賁可悟易道盈虛消息之全。人文原於天文。離外明內暗。慮其為的然之亡。故尚夫艮剛之上止。陽明上止。則光不下洩。斯篤實之輝矣。人之文明。即天之柔。人之文明以止。即天之剛柔交錯。天文者人文之本。觀天文者觀人文之本。時變無定。而天道有定。觀天文以察時變。以天道制變也。治化無定。而人道有定。觀人文以化成。以人道運化也。聖人文明在中。洞然於天人之理。知夫風俗之變。天之時為之以

天之理制之則氣數雖變而天道不變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知天斯知人矣人之文明以正者天理為之也觀其會通行其典禮乘時通變返天下於郁郁彬彬之盛而人人可與天文矣要之以剛為主以止為尚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其燄不烈無焦石流金之酷故君子之布文治先養文德於刑威中見道德之意焉庶政即建邦之六典刑居其一以庶政為事之小義未確也庶政皆用意精晰而其中刑獄尤加慎重无敢折非不折也無敢心也存誠主敬慎之又慎文明之至也明

庶政即書所謂允釐百工惟幾惟康无敢折獄即所謂斂哉恤哉惟刑之恤用獄者鋤奸之大法无敢折者泣罪之仁心也明罰敕法詳於未用獄之前无敢者審於用獄之日蓋立法原自畫一而犯法者或所坐重而情可原或所坐輕而情實重折之不慎有以行法為枉法之實者矣故立法期於具詳而行法尤必加慎以議禮之意議刑則上無苛法以行仁之心行誅則下無冤民春秋後刑名法術流毒不已聖人早知之故噬嗑之後繼以賁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初離明下伏文明內斂者也道德才華不以希世

而以豐中。可以為文矣。故王貢之才名。不如龔勝高  
路。義弗乘非惡華軒。而自外於文治也。時未可出  
故不動念於得時之駕。豈得枯寂不文少之。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功名之士。志在黼黻王猷。故不憚以道徇世。進退去  
就之節。未暇計也。初以風節為重。而不輕出。人文  
之內斂也。故曰賁趾。二以勲名為急。而與上興。人文  
之外耀也。故曰賁須。各行其是。而品概則有分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與二相賁。克勲文明之若矣。然以策干我者。亦能  
以非道悅我。三素有風裁者。恐其以愛才之意。為小



才所用故勉以永貞。二如賈捐之杜欽谷永之流，使得正人君子，誄其策力用之，亦濟時之才也。故用才而祛其貪冒，賞功而不徇私請，則終莫之陵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三以剛正比二柔中，豈間四與初之交者，特以初義不輕出而四難以君臣之義強初必從，故鬱鬱未快耳。然薦賢為國，大臣之正職，初之自守愈堅，而四之相求益切，則前之義弗乘者，必且與四共功名矣。

當位疑，謂四之分位與初懸隔，而四見初之守義，故疑其咎己以勢相屈，不勝旁皇也。迨於翰馬先之，則

不惟四不疑初之難合。初亦不疑四之相屈矣。故終  
无尤。人文之世。初何以舍車弗乘。蓋初可也。三二  
四則不可。賁初文治方興。人趨盛氣而競譁。翬之美  
或至以文詘質。故不可無此幽貞。至三三四則人文  
明。以止之治漸成。君子烏可以不出。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賁至五二三四之潤色。太平已盛矣。五恭儉之主。深  
以盈虛盛衰為慮。而鎮以儉樸。夫上過於約。難乎為  
下。豈不以體統弗崇為小吝哉。然與其漸入波靡。何  
如慎固其本之可久乎。雖未合中道。無大失也。故曰

終吉 有喜者言儉約在一身而安富在天下所損  
在服飾儀文而所益在風俗人心也漢文似之矣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賁非謂復於無色。是其白而賁之本中心之誠  
而行所不容已。所謂文明以止者。視五之質勝文。此  
為適中。故獨稱无咎。夫文明以止。分剛文柔。非專尚  
儉樸也。而有取於邱園。白賁者。蓋質勝可以增文。文  
勝難於返質。矯弊必於其甚。通變宜民之道。固如是  
也。惟白而後可受采。今日之白賁。後此文勝之砥  
也。一任其致飾而不厚厥本。則不留後人以增華之  
地矣。上之用志深。故終能得志。此非仲孫蔑晏嬰輩

以儉樸保家所幾也。五不為一時飾喜，故喜在數世。  
上不為一時快志，故得志在後世。賁次以剝者，外  
勝內也。惟分剛文柔，故柔變剛。復次以无妄者，內勝  
外也。惟剛反，故自外為主於內。於四卦見聖人重剛  
之意。泰之後為否，賁之後為剝。晉之後明夷，夬之後  
為姤。既濟之後未濟，同一思患豫防之旨。